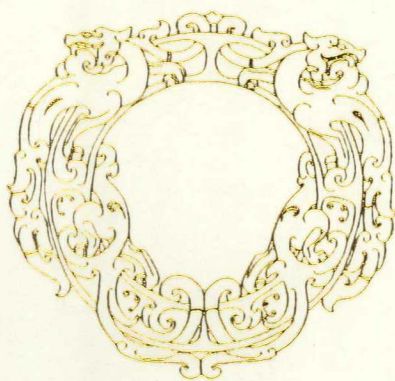


中國古玉研究論文集續集

楊建芳 著

YEUNG KIN FONG
(YANG JIAN-FANG)



文物出版社

衆志美術出版社

1474892

楊建芳師生古玉研究會論著系列之二

中國古玉研究論文集續集

楊建芳 著
YEUNG KIN FONG
(YANG JIAN-FANG)



淮陰師院圖書館1474892



文物出版社

衆志美術出版社

2012 年

本冊主編：陳啓賢

副主編：廖決修、江榮宗

責任編輯：劉昶、楊艷娥、張昌倬

美編：楊艷娥、廖決修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中國古玉研究論文集：續集／楊建芳師生古玉研究會編著．—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9

(楊建芳師生古玉研究會論著系列；2)

ISBN 978-7-5010-3547-2

I. ①中… II. ①楊… III. ①古玉器—中國—文集 IV. ①K876.84-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2)第 212161 號

中國古玉研究論文集續集

楊建芳 著

文物出版社 出版發行
衆志美術出版社

文物出版社

北京東直門內北小街2號樓

<http://www.wenwu.com>

E-mail: web@wenwu.com

衆志美術出版社

臺北市內湖區洲子街50號6樓

<http://www.jaderama.com>

<http://www.unitedart.com>

河北華藝彩印有限責任公司印刷

787×1092 1/16 印張：32.75

2012年9月第1版 2012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10-3547-2 定價：210 圓

序 言

2001年，我將此前所發表的一些有關中國古玉的文章結集為《中國古玉研究論文集》出版（2010年再版）。其後，我繼續深入玉文化的探索並陸續寫出研究心得，迄今已有二十多篇，其中大部分先後發表於海峽兩岸的學術刊物。現在將這些文字匯集為《中國古玉研究論文集續集》一書問世。

本書體例大致因襲《中國古玉研究論文集》一書，但也有所不同，如首篇《2001~2007年重要出土玉器綜論》，便是以往所未見的嶄新的題材。寫作這篇文章的動機，是鑒於近二三十年考古發掘出土的古玉為數甚多，不少新發現的古玉為前所未見，但有關報道的資料卻極為分散不易覓得，而且其重要性亦非輕易可以明瞭，故匯集評介，以期有助於中國玉文化的研習。又如《先秦玉雕與西域文明》與《西域文化對北朝隋唐玉雕的影響》兩篇，涉及中西文化交流影響在玉雕中的體現，也是前書所無。

其次，隨著新資料的不斷出現和研究的進一步深入，對問題的認識也更為深刻，《楚式玉器的特點》、《玉帶鉤的起源與演變》和《雲雷紋的起源、演變與傳播——兼論中國古代南方的蛇崇拜》三文便是如此。

值得一提的是，近十年模擬實驗和微痕研究被引入玉器製作工藝的探討。本書《關於線切割、砣切割和砣刻——兼論始用砣具的年代》一文，就是利用這二種新方法的實踐成果，解決長期爭論不休的玉雕砣切割和砣刻問題。這是筆者的一個新的嚐試。

時代在不斷進步，學術在不斷發展，中國玉文化的研究也要與時並進，不斷深入。故步自封和畫地為牢，祇能導致停滯不前。這裡再次引用兩千多年前著名詩人屈原的名句：“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與讀者諸君共勉。

楊建芳 2012年3月20日於香港

目 錄

1. 2000 ~ 2007 年重要出土玉器綜論	(1)
2. 安徽古代玉雕的超前性	(52)
3. 紅山文化玉雕五題	(66)
4. 琮爲何物——漢儒誤釋遠古禮器一例，兼論《周禮》六器 說之不足信	(78)
5. 商周玉鹿佩的演變	(90)
6. 漫談江西湖北出土的玉鳥人——中國上古南方鳥神崇拜的反映	(97)
7. 吳縣嚴山窖藏玉器研究	(102)
8. 楚式玉器的特點	(123)
9. 平山中山國墓葬出土玉器研究	(184)
10. 論三件玉杯的年代、產地及其他相關問題	(229)
11. 南越王墓玉器——楚漢越文化交匯、融合的見證	(238)
12. 雲雷紋的起源、演變與傳播——兼論中國古代南方的蛇崇拜	(268)
13. 玉帶鉤的起源與演變	(289)
14. 玉紐絲環的斷代和文化屬性	(351)
15. 古代玉雕中的神怪世界——與《山海經》中的神怪對照	(370)
16. 從玉器考察南中國史前文化傳播和影響	(377)
17. 從玉器考察成都平原與外區的文化交流	(397)
18. 雲貴高原古代玉飾的越文化因素——越族西徙探索之一	(410)
19. 白狄東徙的考古學研究	(417)
20. 先秦玉雕與西域文明	(430)

21. 西域文化對北朝隋唐玉雕的影響	(445)
22. 以考古學方法研究古代玉文化——中國古玉研究發展的趨勢	(465)
23. 規律性認識與古玉辨偽——北京故宮博物院鷹攫人首玉佩及上 博與美國弗利爾美術館玉舞人的考察	(471)
24. 關於線切割、砣切割和砣刻——兼論始用砣具年代	(494)

2000 ~ 2007 年重要出土玉器綜論

國學大師王國維曾經說過：“古來新學問之起，大都由於新發現之賜。”¹ 史學大師陳寅恪先生更具體地指出：“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² 新材料對學術研究的重要性於此可見一斑。中國考古工作在 2000~2007 年中，繼續取得輝煌的成績，發現了大量令人耳目一新的珍貴文物，為中國歷史、文化、藝術、宗教等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新資料，有力地推動了這些學科的發展。本文從玉文化的角度進行論述。在介紹新資料的同時兼作分析，以說明其重要性。

一 新石器時代玉器

2000~2007 年出土的新石器時代玉器為數較多，其中不乏新穎和精緻的作品，計有紅山文化、馬家浜文化、崧澤文化、凌家灘文化、良渚文化、高廟遺址上層文化、石家河文化、陶寺文化等的玉器。

A. 紅山文化玉器

2002 年在遼寧凌源市凌北鎮三官甸子村西北約 1 公里的山頂丘陵臺地上，一座紅山文化墓葬 M4 出土 1 件玉天鵝和 1 件玉人。³ 這座墓所在地屬牛河梁遺址第十六地點，是直接將墓穴開鑿於山體最堅硬的變質花崗岩的岩脈上，工程遠比其他紅山文化墓穴的營造要艱難得多，因而凸顯出墓主重要的身份地位。

玉天鵝，原定名玉鳳，從其造型來看，似稱為天鵝更恰當。出土時部分壓於墓主頭骨下。器體為板塊狀，較寬大，通長 19.5 釐米。高冠，長頸，圓眼，疣鼻，扁喙帶鈎，作伏卧回首狀。背羽有層次感，其下絨羽清晰。鳥身各部位以陰線表現。背面有 4 對橫穿隧孔（圖 1）。



圖 1 紅山文化 玉天鵝
（遼寧凌源牛河梁 M4）

玉人，裸體，通高 18.5 釐米。頭部略大，額間凹陷，五官清晰，雙手附於胸前，肚臍凸鼓，雙腿並立。頸兩側及後部對鑽三孔呈三通狀（圖 2）。

以上兩件象生玉雕都是前所未見，故彌足珍貴。其中玉人可能是神祇的形象。天鵝應是我國東北地區常見的候鳥，遼金時期玉雕不少以天鵝為題材



圖2 紅山文化 玉人
(遼寧凌源牛河梁 M4)

足以說明這個問題。紅山文化玉雕出現天鵝的形象，一方面反映出紅山人對這種候鳥的熟悉，另一方面也許還有“躋”的作用——天鵝將死者的靈魂載上天。考古學家認為“墓主人是一個通神獨佔的巫者”，此言應不虛。

除了上述兩件玉雕之外，尚值得一提的是陝西韓城梁帶村 26 號周墓隨葬的一件紅山文化玉豬龍⁴，以及鳳翔上郭店村春秋墓 SGM1 出土的一件紅山文化玉獸面（原定名鳥形玉飾）⁵（圖 3）。這些都為紅山文化玉器研究添增了寶貴的新資料。

B. 馬家浜文化玉器

江蘇江陰祁頭山遺址屬馬家浜文化晚期的文化層和墓葬中，發現罕見的 1 件玉蛙形動物、2 件臺形玉玦和外側有多道寬凹槽的管形玉玦。⁶

玉蛙形動物，作匍匐狀。前半截似龜，以粗陰線刻出兩足，後半截似蛙腿，向左右兩側伸出，腹部平坦（圖 4）。這種造型奇異的動物玉雕可能出於偶然的琢造，但也不排除是刻意將兩種不同的動物合為一體。如果屬後一種，則意

義重大，可說是迄今最早的象生合雕玉器。

臺形玉玦，呈上窄下寬的管狀，因為是一對，應是刻意琢成的造型，形制特殊，迄今僅此一見。

外側有螺旋狀寬凹槽的管形玉玦，這是玉玦中較為特殊的造型。此件玉玦是迄今所知最早的這類玦形玉飾。尚值得注意的是，其外側寬凹槽呈弧形，應是以小圓木棒壓着玉材表面的濕沙來回移動磨擦形成。管形玦是以管加工而成。以往只知道外側有寬弧凹槽的玉管，見於良渚文化中晚期玉器。⁷ 祁頭山的發現說明這種琢



圖3 紅山文化 玉獸面
(陝西鳳翔上店村春秋墓 SGM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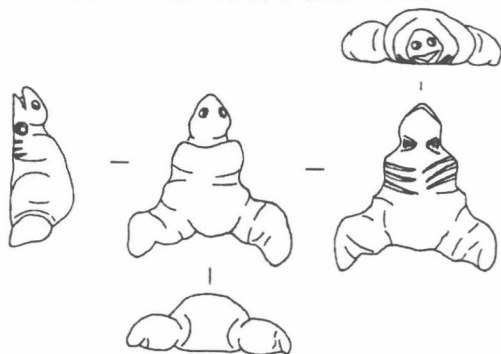


圖4 馬家浜文化 玉蛙形動物
(江蘇江陰祁頭山遺址墓葬)

玉工藝在長江流域的出現可以上溯至馬家浜文化晚期，比過去所知要早一千多年。

C. 崧澤文化玉器

浙江海鹽縣仙壇廟遺址崧澤文化晚期墓 M5 出土 1 件龍首形玉飾，⁸ 近似環狀，是目前所知中國玉雕中較早的龍頭造型。

安徽馬鞍山市烟墩山遺址新石器時代晚期墓 M9 出土 1 件片塊狀玉人，側面立姿，通高 3.6、最大寬 1.5 厘米。⁹ 玉人戴冠，圓目，吻部突出，短頸，挺胸，背部有一方形缺口，器體上下分別穿一小孔（圖 5）。

已清理的烟墩山遺址新石器時代晚期墓葬共有多座。據報道，出土陶器類似崧澤文化晚期陶器。從報道所附的玉器彩圖看來，其中半璧形玉璜可能屬崧澤文化玉器，而玉錐形器則可能是良渚文化玉雕。由於沒有公佈墓 M9 的隨葬陶器，上述玉人屬崧澤文化玉器抑或良渚文化玉器，暫時惟有存疑。雖然如此，這件玉人畢竟是史前遺物，而全身造型的史前玉人更是鳳毛麟角。



圖 5 崧澤文化玉人（安徽馬鞍山市烟墩山墓 M9）

D. 凌家灘文化玉器

2007 年 6 月 24 日安徽凌家灘遺址第五次發掘，出土一件簡化大玉猪，約長 75、寬 22、高 38 釐米，重約 80 公斤，以較粗糙的、不規則的長條形玉石琢成，年代為 5500 年前¹⁰（圖 6）。這件玉雕雖然琢製非常簡略，只在前半截琢磨出幾道大淺凹槽，但整體形象近似抽象的猪的造型。其體積和重量之大，在中華古代玉雕中迄今僅此一見。其用途無疑是充作神祇供膜拜之用。

以往凌家灘遺址出土的新石器時代晚期玉雕，不乏猪的形象，如玉鷹猪、玉猪形璜、玉鷹猪合璜等。¹¹ 此外，安徽定遠山根許也發現良渚文化時期的猪頭形玉飾。¹² 筆者曾根據這些發現及文獻記載，推測猪是上古時期江淮地區氏族部落的圖騰。¹³ 凌家灘遺址大型玉石猪的發現，不啻為這一觀點添加了一項有力的論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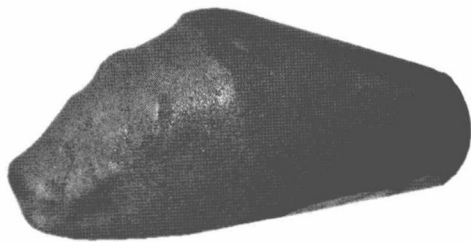


圖 6 凌家灘文化大玉猪（安徽含山凌家灘遺址）

E. 良渚文化玉器及琢玉作坊

浙江桐鄉市留良鄉新地里良渚文化遺址 11 號灰坑出土的玉鳥和墓 M28 隨葬的玉神獸面、¹⁴ 杭州餘杭區星橋南星村後頭山良渚文化墓 M18 出土的玉龍首形環、¹⁵ 四川成都金沙遺址出土的良渚文化晚期長管形玉琮、¹⁶ 尤其是桐鄉市榮星村姚家山良渚文化貴族墓出土的玉刀（“耘田器”）和玉鏹，¹⁷ 都是不可多得的史前玉雕。

玉鳥，由較厚的閃石玉琢成，輪廓近似三角形，首尾僅長 2.3 釐米。頭較小，頂部有凸起的條形鳥冠，眼由榫鑽小窩做成，尖嘴呈“V”字形，鳥尾扁平。鳥身下端象徵足部的小方凸塊上有一橫向小孔，供穿繩佩戴或鑲嵌之用（圖 7）。

新地里出土的這件玉鳥，其形象與餘杭反山¹⁸ 及上海青浦福泉山¹⁹ 等地良渚文化墓葬出土的玉鳥都不同，為良渚文化玉鳥添加了一種新的造型。



圖 7 良渚文化晚期 玉鳥
（浙江桐鄉市留良鄉新地里 11 號灰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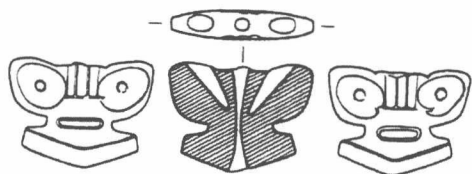


圖 8 良渚文化晚期 玉神獸面
（浙江桐鄉市留良鄉新地里墓 M28）

玉神獸面，原定名玉神獸面三叉形器，扁平塊狀，琢出獸眼和扁長口，頂端有三孔，底部中間穿一孔，類似三叉形器（圖 8）。

這種玉飾在江蘇新沂花廳村良渚文化墓 M16 和 M35 均曾經出土，其一無眼，另一有眼眶卻無眼珠，都被稱為冠狀佩。²⁰ 但從花廳墓 M16 玉器出土情況看來，這種玉神獸面其實是玉項飾的組件，定名為冠狀佩或三叉形器都不恰當。

玉龍形環，整體如一捲曲的龍形。龍頭吻部前突，大眼，翹角。此環與以往發現的良渚文化玉龍形環造型不同，為研究其時龍的形象添加了新資料（圖 9）。

玉琮，成都金沙遺址出土，長管形，通高 22.26 釐米。共有十節，每一節的四角分別琢出神人面，其眼眶都有三角形眼角。此外，上端射口一側的中間陰刻一個舞人（？）（圖 10）。

這件玉琮當屬良渚文化晚期遺物。據筆者的研究，很可能是江蘇常州一帶的產品。²¹ 因為高身玉琮（六節以上者），其神人面的眼睛通常都只有眼珠（小圓圈）而無眼眶，只有江蘇常州武進寺墩²² 出土的良渚文化晚期高身玉琮

神人面有這種眼眶，而且該地出土的高身玉琮也最多。

玉鏹和玉耘田器，當仿自石鏹和石耘田器（圖 11）。後者為實用農具，以往曾多次出土，而玉質者尚屬首次發現。

由石質進而為玉質，很可能是禮器化的結果。這一推測可由玉刀（耘田器）頂部有冠狀凸起得到證實。這個凸起的輪廓與良渚文化神人頭頂的羽冠的輪廓頗為相似，顯然以局部代表整體的手法，象徵神人面（神徽）。這一現象說明玉刀（耘田器）被賦以神性（神聖化），升華為禮器。農業工具禮器的出現是先民崇尚農業生產的一種社會意識的體現。這和良渚文化農業發展水平以及農業在當時所起的重大作用是相關的。

除了上述玉器之外，發掘中所見的重要現象也值得在此一提。考古學家在清理新地里墓 M137 時，發現墓主左手腕上戴着一件玉方鐲（原定名玉琮），明顯是作手鐲用。這件玉方鐲呈內圓外方的短筒形，四角分別琢成二層的簡化神人面。這種方形玉鐲長期以來一直被稱為玉琮。

其實，內圓外方的玉石鐲在新石器時代考古發現中屢見不鮮。計有扁平和短筒形兩種形制。前者如山東莒縣杭頭村大汶口文化晚期墓 M8、²³ 臨沂市湖臺遺址龍山文化早期墓 M1 和 M2 等 ²⁴ 的內圓外方扁平石鐲；後者如江蘇昆山市趙陵山良渚文化早期墓 M77、²⁵ 浙江桐鄉市普安橋遺址良渚文化中期墓 M11、²⁶ 山西芮城縣清涼寺陶寺文化早期墓 M52 等 ²⁷ 的內圓外方的短筒形玉鐲，其中有些是素面，有些琢出神人面。

根據以上實例，我們認為內圓外方、中孔較大、器身不甚高、素面或四角琢成一層或二層神人面或神獸面的玉器，應定名為玉方鐲，而器身較高或厚重者（如射呈璧形之玉琮），始稱為玉琮。至於所謂琮形管或小琮，因形體太過細小，常被用作玉串飾的組件，²⁸ 應正名為璣子。這些區別是基於玉器的用途而不拘泥於其形制。因為鐲和璣子是飾物，而琮則是禮器，兩者不可混淆。



圖 9 良渚文化 玉龍形環
（杭州余杭星橋後頭山 M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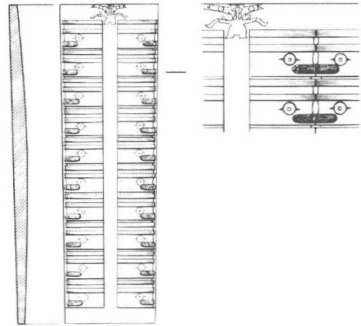


圖 10 良渚文化晚期 玉琮
（四川成都金沙遺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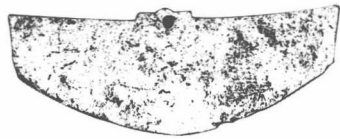


圖 11 良渚文化 玉耘田器
（浙江桐鄉榮星村姚家山墓葬）

長期以來玉琮一詞被過分濫用，名實不符，以致造成混亂。現在是到了撥亂反正的時候了。²⁹ 事實上，有些學者也開始注意到這個問題，而將外方內圓（較大）、四角琢成神人面和神獸面的玉器定名為玉鐲。³⁰

與良渚文化玉器有關的重要發現，還有浙江余杭良渚塘山琢玉作坊³¹的清理。這處琢玉作坊屬良渚文化晚期，位於良渚遺址群內。考古工作者發現可能與琢玉有關的石砌遺跡三處、琢玉工具 400 多件和少量殘玉料。

琢玉工具以石質為主，計有礪（磨）石、切磋用石和雕刻器。礪石均為粗細不一的砂岩，面積較大者表面經反復磨礪，多有凹弧狀的磨面；器形較小者有棒形、條形、球形等，用於琢玉過程中玉器不同部位的磨礪。切磋用石均為凝灰岩，有片狀、條形或不規則形，一般都扁薄或細長，磨磋面特別光滑，可能是切割或拋光時反復磨礪的結果。雕刻器質地特別堅硬，屬石英岩，以黑石英為主（與黑曜石不同），長條狀，刃部或尖端極其鋒利。

玉料 100 餘件，大小、形狀不一，均有切割痕迹，有的還可見原生的玉皮，部分殘件可辨器形有琮、璧、鉞、鐲、錐形器、管珠和管鑽內蕊。

塘山良渚文化琢玉作坊的發現，是繼江蘇句容丁沙地良渚文化晚期玉石加工作坊³²之後的又一次重大的收獲。其中棒形、條形、球形等砂岩磋磨工具為前所未見，有助於良渚文化琢玉工藝細節的深入研究。

F. 高廟遺址上層文化玉器

湖南洪江市安江鎮岩里村高廟遺址在 1991、2004 和 2005 年，先後發掘共三次。遺址上層文化年代跨度為距今 6300~5300 年左右，屬新石器時代晚期，出土遺物包括鉞、璜等玉器。³³ 其中玉鉞頂端有一冠狀寬凸起，鉞身上半段左右兩側端分別有一對扉棱（圖 12）。這件玉鉞造型與一般平頂的梯形玉鉞不同，尤其是兩側的扉棱是迄今出土玉器中最早者，有助於玉器扉棱起源的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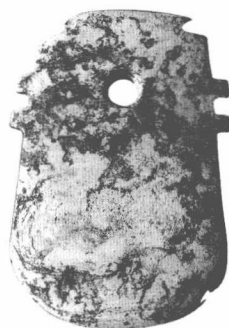


圖 12 新石器時代晚期 玉鉞
（湖南洪江市安江鎮岩里村
高廟遺址墓 M27）

G. 石家河文化玉器

主要是山西襄汾陶寺城址陶寺文化中期墓 M22³⁴ 和芮城清涼寺廟底溝二期文化晚期墓葬（年代約當陶寺文化早期）³⁵ 的玉虎面、曲沃羊舌村晉侯大墓出土的玉神人頭³⁶ 以及河南偃師二里頭文化早期墓葬出土的 2 件青玉鷹首斧

(其中 1 件下端殘缺)。³⁷

玉虎面，有兩種不同造型。陶寺墓 M22 玉虎面為片塊狀，上寬下窄近似倒置三角形。上端中部為一“介”字形冠，左右兩側各有一翼狀凸飾，眼為似扁三角形鏤孔，闊鼻上有一小圓孔(圖 13)。這件玉虎面與湖北鍾祥六合石家河文化甕棺出土的玉虎面，³⁸ 幾乎一模一樣。

清涼寺出土的玉虎面略厚，呈倒梯形。背面平直，近左右兩側中段分別有一小孔；正面微鼓起，橢圓形大耳，眼似三角形，闊鼻，頭頂中部有一小孔向下貫穿(圖 14)。這件玉虎面類似湖北天門石家河蕭家屋脊石家河文化甕棺出土的玉虎頭，³⁹ 只是後者更厚，雙耳較寫實，而且除頂部向下穿孔外，兩側也有一孔貫通。不過，兩者形象的近似則是明顯的。我們認為清涼寺玉虎面應屬石家河文化玉雕系統。

上述兩件石家河文化玉虎面(尤其是陶寺玉虎面)的發現，再次說明新石器時代晚期江漢平原一帶的石家河文化向西北地區的傳播，和對該地區史前文化的影響，為“竄三苗于三危”的考古學研究，⁴⁰ 進一步添加了重要的論據。

玉神人頭，扁平狀，正面為陽刻神人面，頭戴平頂冠(冠上立一鷹)，甲骨文臣字目，蒜頭鼻，有上、下獠牙，臉面兩側各有一翼狀凸飾，雙耳戴環；背面為陰刻神人面，頭中部有一條豎線，豎線兩側為細密平行斜線(圖 15)。

應當指出的是，正面神人面的特點(戴冠、蒜頭鼻、上下獠牙、面側有翼狀凸飾、戴耳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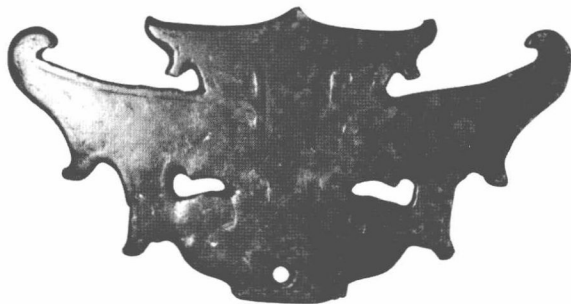


圖 13 陶寺文化中期 玉虎面
(山西襄汾陶寺墓 M22)



圖 14 廟底溝二期文化晚期 玉虎面
(山西芮城清涼寺墓葬)



圖 15 龍山文化 玉神人頭
(山西曲沃羊舌村晉侯大墓)

與東夷系（山東龍山文化）玉神人頭（包括玉圭和玉刀上的陽刻神人面）基本相同。⁴¹而神人頭與鷹相結合，也是東夷系神人頭（面）的特點，只不過有的鷹紋刻在神人頭的背面（前引文圖二八及五〇）。當然，也有鷹在人頭上的，如河南省文物局收藏的一件龍山文化玉神人頭（戴冠、蒜頭鼻、上下獠牙、面側有翼狀凸飾、戴耳環），⁴²在冠上便有一隻回首後顧的伏鳥，由其巨喙看來，應是鷲鳥——鷹。根據這些實例，可以肯定晉侯大墓玉神人頭應是東夷系的玉雕，年代約當龍山文化時期，並非商代遺物。

至於背面的陰刻神人面，由於存在一些破綻，被認為是後刻的。這個判斷無疑是正確的。

玉鷹首筭，2件，原定名鳥形飾，發表時被倒置。它們都是石家河文化的具有代表性的玉飾，⁴³以往在安陽等地的商代遺址墓葬甚而遠至陝西神木石峁都曾發現。此次發現為石家河文化玉器研究提供了新資料。

二 夏代玉器

2002年在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中心區的一座墓葬中發現大型綠松石龍形器，長70.2釐米，原應粘嵌在某種有機物（已腐朽）上。⁴⁴龍頭巨大，呈梯形，梭形眼，以三節截面呈半圓形的青、白玉柱組成額面中脊和鼻樑，鼻翼及眼珠以頂面弧凸的圓餅形玉料做成，龍身起伏有致（最寬4釐米），捲尾，色彩絢麗（圖16）。全器由2000多片形狀不一的綠松石片組合而成。每片綠松石的大小僅0.2~0.9釐米，厚度僅0.1釐米左右。這件綠松石龍形器體型之大和製作之細緻，在我國早期龍形文物中實屬罕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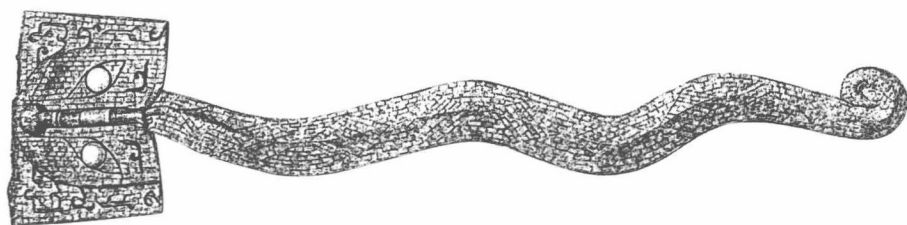


圖16 夏代 綠松石龍形器（河南二里頭遺址中心區墓葬）

三 商代玉器

2000~2001年清理的河南安陽花園莊晚商墓M54，隨葬210多件玉器（玉管約佔四分之三），⁴⁵是近七年在中原地區發現較多晚商玉器的一次。雖然其中未出現新的器類，卻不乏新的紋樣，如玉刀以一系列鳥紋作裝飾，可以說是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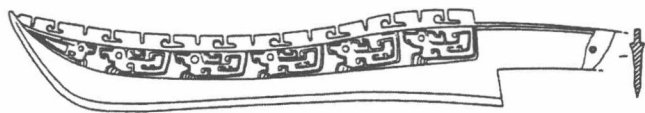


圖 17 晚商 玉刀
(河南安陽花園莊墓 M54)



圖 18 商末—西周早期 玉神人頭像
(四川成都金沙遺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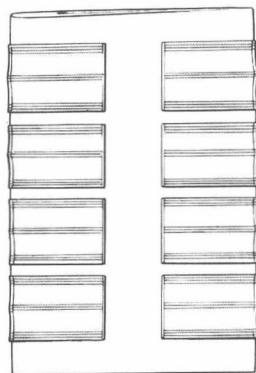


圖 19 石家河文化(?)
玉琮(四川成都金沙遺址)

今僅此一見(圖 17)。

然而，震動學術界的大發現，則是 2001 年四川成都金沙遺址大量玉器的出土。⁴⁶ 這是繼四川廣漢三星堆晚商祭祀坑玉器之後的再一次重大的收獲。金沙遺址出土玉器共 900 餘件，數量至為驚人。主要器類有神人頭像、琮、璧、牙璋、鉞、斧、鑿、戈、矛、梯形飾、橢圓牌飾、鐲、環、貝形飾等，其中有些是新的器類，也出現一些新的紋樣，擇要介紹如下。

玉神人頭像，綠色，略殘。經鑑定係含水磷酸鹽、碳酸鹽的多金屬混合礦物。器體扁薄，兩面均雕出側面頭像，互相對稱。頭頂有羽狀冠飾，長三角眼，彎鉤形鼻，尖耳，大嘴張開，露出三枚巨牙(圖 18)。

玉琮，除前面介紹過的良渚文化高身玉琮(圖 10)之外，金沙遺址尚出土另一件玉琮，器身略高，共有四節，每一節的側面都有三道等距的平行線束(由三道平行陰線組成)(圖 19)。這件玉琮的形制頗似湖南安鄉縣度家崗石家河文化墓葬⁴⁷和湖北荊州馬山鎮棗林崗石家河文化甕棺⁴⁸出土的玉琮，但紋飾稍繁縟。年代應大致相當，而且不排除也屬石家河文化遺物的可能性。

四出有領玉璧，直徑 26.4 釐米，中孔有領，器外緣有等距的四組扉棱，每組扉棱有五個凸齒(圖 20)。有領玉璧、環流行於商代，但外緣有扉棱者卻頗為罕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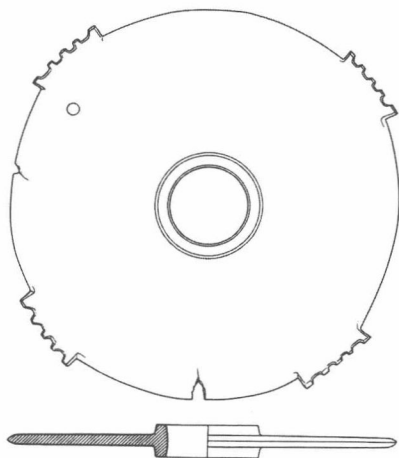


圖 20 商末—西周早期 四出有領玉璧
(四川成都金沙遺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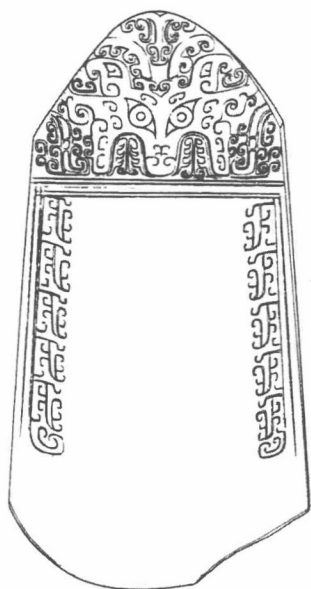


圖 21 商末—西周早期
獸面紋玉斧
(四川成都金沙遺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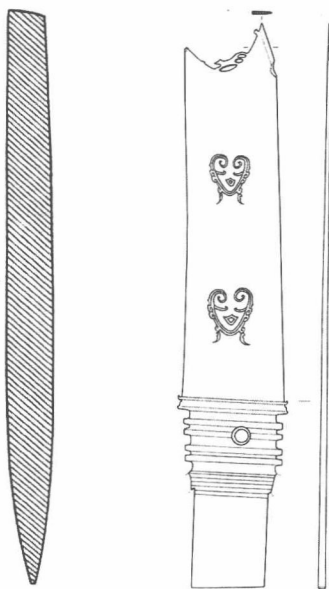


圖 22 商末—西周早期
刻紋玉牙璋
(四川成都金沙遺址)

獸面紋玉斧，上端收窄，兩面分別有淺浮雕與陰線構成之獸面；器身近兩側端分別有一列陰刻簡化龍紋（原定名捲雲紋）（圖 21）。此斧的獸面與中原商周青銅器上的獸面紋飾相似，報道者認為係受中原文化之影響。這個判斷應可信。

刻紋玉牙璋，原定名雙闌鳥鋒戈形器。前端呈魚嘴狀，含一鏤雕的鳥（已殘缺），器身兩面分別刻兩個變

形蟬紋（？）（圖 22）。

據發掘者的分析研究，金沙遺址年代約當晚商—西周早期，較三星堆祭祀坑年代略晚。

四 西周玉器

進入 21 世紀後，在中原地區和越族主要聚居地之一的浙江，也發現不少西周時期的玉器，其中有些是以往未見，或屬工藝精湛。

A. 中原式玉器

中原地區發現的西周時期玉器，以 2004 年山西絳縣橫水鎮西周晚期墓 M1、M2 和 2006 年曲沃縣羊舌村晉侯墓地 M1、M2，以及 2005 年陝西韓城市梁帶村周墓等出土的玉器較為重要，尤其是後者還有一些新的器類和造型為以前所未見。

橫水鎮墓 M1 和 M2 都隨葬多套玉組佩，其中墓 M1 更加突出。⁴⁹ 墓 M1 的荒帷（布質棺罩）附近散落大量玉、石、蚌質小戈、小圭，據推測可能是掛綴在荒帷上或者附屬棺飾上。隨葬玉器的位置多未凌亂，墓主頭部附近有束髮玉簪和髮飾（由玉繫璧、玉蠶、瑪瑙管、料管等組成），兩側有耳珰，口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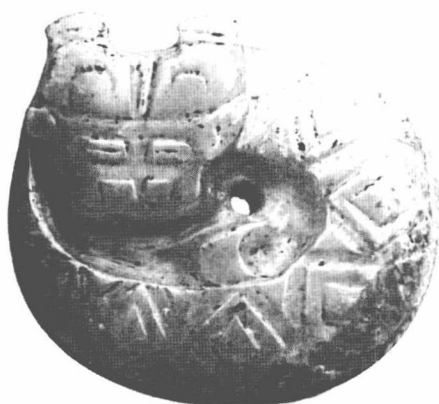


圖 23 西周初 玉蟠龍
(山西曲沃羊舌村墓 M2)



圖 24 西周晚期 玉人
(陝西韓城梁帶村墓 M27)

有大量玉琀，頸部有玉蠶和料管組成的項飾，兩肩和胸兩側有 5 組組佩（由梯形骨牌、玉管、瑪瑙珠管、算珠形料珠、海貝等組成），身上有三聯璜玉組佩（1 繫璧、3 璜和多個玉管及瑪瑙管組成），胸與小腹間有 2 組玉飾（長方鳳紋牌飾——原定名柄形飾和玉片飾組成），手中有握玉。這些現象為西周貴族用玉制度的研究提供了寶貴的資料。

羊舌村墓 M1 和墓 M2 的時代在有關的報道中都被定為西周晚至春秋時期。⁵⁰ 根據發表的玉器看來，墓 M1 定為西周晚期是合適的，而墓 M2 的玉器（龍、虎、鹿、兔）卻具有明顯的西周初期的特點，如玉蟠龍的瓶形角、長方形眼和“回”字形龍鱗都有商末玉龍的特徵（圖 23）。倘若我們的判斷不誤的話，M2 的這批玉器或多或少豐富了商末—西周初玉雕的內涵。而這一改朝換代階段的玉器，迄今仍未被世人所瞭解。

梁帶村周代大墓經發掘者共 3 座（其中墓 M27 和墓 M26 分別為國君及夫人墓），出土大批銅器、金器、玉器等珍貴文物。⁵¹ 由於部分銅器有“芮公”、“芮太子”等銘文，推斷應是芮國墓地，墓葬年代可能已進入春秋。不過，依據目前發表的有關玉器的極有限的資料，這些玉器除個別屬紅山文化和商代外，都呈現出西周後期的特點。其中較為重要的有人、人龍合雕、人面虎身玉飾、人鳥合雕、鳳、鳥、異形鳥和劍。

玉人，圓雕，頭部特大，頂部左右各有一條下垂的羊角形大髮辮，雙手相接於胸前，長袍下半段有陰刻韋韠（也稱蔽或蔽膝），兩腳着鞋（？）（圖 24）。

按出土的西周片狀玉人，其長袍下半段多有陰刻韋韠。⁵² 這是西周玉人服飾的一個特點。值得注意的是，美國明尼亞波里斯藝術研究所收藏的一件西周玉人，⁵³ 其形象與這件玉人相似。這為前者屬真品及其年代的判斷提供了一個佐證。